

LIN YU HUA

谢谢你, 楚原

楚原, 于我, 真可以谈十日十夜。

那年电影资料馆给他做口述历史访问, 我自说自话, 怎么不找我? 我有好多好多为什么要问楚原。因为他是最早教会我问“为什么”的粤语片导演。而“为什么”又不是只求一个答案的那种为什么, 却是, 怎么你的电影可以跟别人的那么不一样?

一部一部古龙拍下来, 惊奇全不如一部《爱奴》(1972), 但你为什么会想到拍《爱奴》? 为什么会用邱刚健的剧本? 为什么会用贝蒂演春姨? 而最不想问的是, 《爱奴新传》(1984) 为什么要拍呢?

你的电影, 就算文艺言情, 也拍得处处悬念。《含泪的玫瑰》(1963) 竟似《迷魂记》(1958), 《我爱紫罗兰》(1966) 也是, 还有《冬恋》(1968), 当大家都说你希区柯克之风, 我却在当中得出了你是我的一种“解药”的结论: 上述电影, 不全是直男被玩得团团转的“女人是迷宫”的游戏? 美其名是不得善终的爱情, 是遗憾, 依我看, 全都是男性对女性的不懂和不理解。

所以, 《黑玫瑰》(1965) 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楚原电影。当张敏夫向美玲美如说出“想不到我一世英名会败在你两个女孩子手上”时, 我觉得好像被放飞一样, 真的, 那年我7岁, 坐在九龙城戏院的一个座位上, 完全没有认同那高大英俊的谢贤。但我隐约感觉到了, 玫瑰不一定要像玫瑰。

由看到这部粤语片开始, 我隐约感觉到面对复杂的世界, 要有一种黑玫瑰精神, 以柔制刚, 不如智取。长大之后, 发现这份礼物可以受用一世, 因为柔是韧力, 智是理与情的平衡。足够的智能令柔长, 足够的柔能令智生。

我们的时代正好相反, 男性中心的意识主导了一切的时间观(一如男性的性高潮所反映的目的与手段), 更加使我这个没法在这种模式中找

到自我认同的“他者”必须找寻出路。《黑玫瑰》中的 sisterhood X robinhood 提供了后来一种理想的比喻: 创作等同“锄强扶弱”——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, 必须有着陈美如陈美玲的灵动性, 才能面对被父权机制(器)投影出来的“(超)现实”。

你的创作生涯, 有别于其他粤语/港产电影, 是 Open minded, Liberal, Liberating 的。你从教条的传统走出来, 再走进按自己意志生长的未知里。虽然, 当中不乏大量的折衷、妥协、屈服, 但二十年不断求变已是你在世俗价值观面前的最大坚持。坚持就是: 在跟风与创造潮流之间, 你的每一次成功, 都代表一次突围, 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, 皆标志着作为男性导演, 却拥有阴性的修复力量, 如《含泪的玫瑰》、《冬恋》、《胡涂太太》(1964)、《玉女添丁》(1968)、《七十二家房客》(1973)、《爱奴》, 以至古龙系列中的《白玉老虎》(1977) 和《绣花大盗》(1978)。这些电影中的男女角色

都有失衡和创伤, 但你对待他们的命运, 即使悲剧收场, 也还是有积极意义。

你大抵永远不会知道你的 queer power 影响可以有多深远。因为你一直以爱情为名, 反思男性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却把阴性那一面压抑下去的性别盲点, 所以你的电影(粤语片)里总是出现艺术家的角色: 那是男人阴性最能光明正大曝光的时刻, 但与此同时, 又把成败得失与之捆绑, 于是我们看见虚荣又患得患失, 自卑又强装自大的男人, 最终错失了毕生最了解他的人。

很难想象没有你的电影, 我的成长拼图中, 会在哪里找得回那么重要的一大块。不用我说, 你知道我的有生之年会常想起你, 也会跟还不认识你的人说起你和你拍过的那120多部电影。

谢谢你, 楚原。📌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二十年不断 求变已是你在世 俗价值观面前的 最大坚持。